



壹 芦花散尽，芦江依旧。

望城靖港原名芦江。我无法想象当年芦花漫天飞舞的情景。或许，如雪、如绵、如柳絮轻扬，飘在芦江里、落在房檐上，一袭素纱单衣、一层淡薄的白，轻盈灵动、追风逐浪、随性从心。这是一个无比空灵的世界，安静得心尘如洗，能听见芦花飘落的声音。我喜欢这样的世界，常常为漫天的芦花沉思遐想，多少次到靖港，去寻找芦花飘落的踪迹；也多少次重回大唐，去追寻那场历史的遇见。

春天的一个下午，阳光灿烂，我和一群年轻人又一次来到靖港。千年古镇际遇最美芳华，跨越时空的年轮在暖阳中散漫开去。街巷中舞动着青春的因子。芦江新增的步道沿水蜿蜒，偶有轻风掠过，搅动静逸的江水，激起欢快的音符。虽无漫天雪舞的芦花，但这种遇见更让人欣喜。

靖港，本就是一座“遇见，就不想走”的小镇。在靖港，有这样一句民谣：“船到靖港口，顺风都不走。”这句话成为了靖港的标签，靖港人家喻户晓，引以为豪，至今都津津乐道。这句民谣流传了多久已无从考证，民谣生动再现了靖港昔日的繁华也无需考证，民谣见证了多久回相知相遇相爱都在“不走”二字中生动、传奇。为什么不走？一定是遇见了美丽的景，称心的事、心仪的人。美丽的风景中是否有那漫天雪舞的芦花？我想，一定有的，有风，有芦花，一定是漫天飞舞。

靖港，我不止一次来过，来过无数次。虽然，现在的靖港早已不是当年桅杆林立、桨声灯影里的“秦淮河”，但每次到靖港，总是有不想走的感觉，大大小小街巷的每一块麻石、每一个砖头好像都是年轮中遇见过的故人。故友重逢，总会有不舍。虽然相视无言，但那种熟悉的气感、灵魂深处的认同，又岂是“不走”二字能全部诠释？

2020年初夏，我在靖港遇见来自张家界歌手“山水组合”。当时，正值《你莫走》如一股山野劲风吹遍三湘大地之时，我请他们在古镇街头唱了一段：“你莫走，我不走，生个娃，养条狗……”当粗犷纯粹的歌声在古镇上空回荡时，一种包裹着生命真谛的最朴素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好像对“不走”二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“遇见”“不走”，凝结成靖港记忆深处最永恒的印记。

这次到靖港，我仅是象征性陪同。年轻人喜欢自己去感知和实践，无需过多地引导和讲解。他们就一阵清脆的铃声，一下子就淹没在古镇的四街八巷七码头中。我追不上青春的脚步，仍喜欢如往常一样，与久居古镇的几个好友从街头走到街尾，经过半边街，在垂柳树下稍坐，喝一杯豆豉芝麻茶；又从街尾走到街头，再过半边街，来一口小钵子甜酒。在豆子芝麻茶和甜酒的香甜中，我明显感觉到了芦花的味道；在脚步丈量麻石板时，惊醒了石板上芦花飘落时沉睡千年、至今从未走散的音符。我用目光抚摸着古镇的每一处记忆与沧桑，千年前的那次遇见仿佛仍在古镇的某一时空呈现。

任思绪在阳光里飞翔，循着历史的年轮，穿越时空，我依旧在湘江边，在靖港的街巷里，等待着芦花的漫天飞舞，等待着一个故人的重逢……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姚建刚



公元8世纪60年代，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年代。大唐由盛转衰。开元盛世和属于他的诗人都相继落幕。761年王维辞世，762年李白辞世，763年房琯辞世，764年郑虔、苏源明辞世，765年高适辞世……一段无比盛大的时光，在一场战乱后都成为了回忆。而另一批名震中唐的诗人白居易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、贾岛、李贺等都未出生。天地间独留杜甫一人，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；这是怎样的孤独呀？“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”杜甫，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盏孤灯。

一个人的修行。一个人的苦旅。幸好，孤独中有一座草堂栖身。760年暮春，成都浣花溪畔，杜甫草堂落成。草堂的日子，是杜甫一生中最为安适清雅的时期。林泉屋下，开始了诗人的身影；饱受颠沛流离的诗人，终于流露出娴雅清悠之情。生活多了几分恬静，诗歌也多了许多疏朗。诗人生活在自己的

大历四年(769年)二月，杜甫离岳州、出洞庭、沿湘江溯流而上，计划经潭州(长沙)赴衡州(衡阳)，投奔多年前结识的衡州刺史韦之晋。几年前，韦之晋赴衡州任职，杜甫曾写诗遥寄：“王室乃多故，苍生倚大臣。还将徐孺子，处处待高人。”显然，对这位故友，杜甫有不低的评价。

望城乔口是杜甫进入长沙的第一站。虽然，江岸莺歌燕舞、落日春华，但诗人念念不忘的仍是长安(西安)、洛阳，仍是北上归程。而今，归途无望，只能南下，此情此景，诗人不由想起与之同病相怜的贾谊，写下《入乔口》。这是诗人在长沙写的第一首诗：“漠漠旧京远，迟迟归路赊。残年傍水国，落日对春华。树蜜早蜂乱，江泥轻燕斜。贾生骨已朽，凄侧近长沙。”

诗人经乔口，乘舟继续南下，入夜，江风骤起，遂避风铜官。诗人伫立船头，远眺铜官山上，火光如长龙，沿山坡而下，直入江中，把江水染成金色，在风浪中揉碎翻腾。诗人以为那是春火烧山开荒，甚是欣喜。回想离开长安南下以来，受“安史之乱”祸及，所到之处满目疮痍。今见铜官山上仍有人烧山开荒，一片欣欣向荣，顿添几分欣喜，当夜即作《铜官渚守风》：“不夜楚帆落，避风湘渚间。水耕先浸草，春火更烧山。早泊云物晦，逆行波浪惶。风来双白鹤，过去香难辨。”

第二天，风停浪静，诗人乘舟日之诗兴，弃舟上岸，方发现昨夜所见并非春火烧山，而是一座座烧制瓷器的龙窑。龙窑

依风点火，火借风威，直逼窑底。瓷器受热均匀，不易变形，成品率高。更让诗人惊喜的是，这里不仅有南来北往的大唐人，还有波斯人、大食人、高丽人等等。不同肤色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口音在草市上挑选瓷器，讨价还价，甚是热闹。江畔樯帆云集，泊舟如蚁，形态各异的船头接着船尾，船舷挤着船身，颇为壮观。这不是开元盛世时长安西市景象吗？诗人被此情此景惊呆了，思绪又回到了当年的长安，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”。

或许，诗人急与老友相会，在铜官并没有太多的逗留，次日便至新康，又因避风，连宿两晚，留下诗作《北风·新康江口信宿方行》：“春生南国瘴，气待北风苏。向晚霾残日，初宵鼓大炉。挟纆卑湿地，声拔洞庭湖。万里鱼龙伏，三更鸟兽呼……”

此后，诗人经潭州、赴衡州。然世事难料，就在杜甫到达衡州的前几日，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。故友擦肩而过，诗人自是伤感。长途跋涉后的失落也加重了诗人的病情，诗人在衡州停留了数日，至夏，方折返潭州。就在诗人返回潭州不久，韦之晋骤然病故。诗人写下《哭韦大夫之晋》，怀念旧事，痛哭流涕：“老来多涕泪，情在强诗篇。”韦之晋去世，让诗人几个月的奔波都付诸东流。诗人已不知该往何处，索性在潭州住了下来。潭州有幸在那个断层的时代，遇见并守护着一盏孤灯，以至千年后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历史曾是何其相似，公元前295年和公元前177年，这座城市以同样伟大包



插画/何朝霞

诗歌中，应需而忙，耐情而闲，自斟自酌，悠闲自得。

在诗人眼中，那时的雨，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；那时的夜，“云掩初弦月，香传小树花”；那时的落日，“夕阳薰细草，江色映疏帘”；那时的花，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”；那时的鸟，“自去自来堂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”；那时的昆虫，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；那时的妻儿，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；那时的邻居，“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篱呼取尽余杯”……

我常常想，诗人若能终老于草堂，对诗人而言，又何尝不是最好的结局？三千年读史，无非功名利禄；九万里悟道，终归诗酒田园。其实，杜甫的心是向着田园的。“江深竹静两三家，多事红花映白花。报答春光知有处，应须美酒送生涯。”江边竹巷，花拥茅庐，沐风斟酒，读书吟诗，报答明媚春光。一座山一草堂，一杯茶一壶酒；几条溪几亩地，几分月几句诗。花丛水绕，日子如禅。若能安坐田园，生活

依风点火，火借风威，直逼窑底。瓷器受热均匀，不易变形，成品率高。更让诗人惊喜的是，这里不仅有南来北往的大唐人，还有波斯人、大食人、高丽人等等。不同肤色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口音在草市上挑选瓷器，讨价还价，甚是热闹。江畔樯帆云集，泊舟如蚁，形态各异的船头接着船尾，船舷挤着船身，颇为壮观。这不是开元盛世时长安西市的景象吗？诗人被此情此景惊呆了，思绪又回到了当年的长安，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”。

或许，诗人急与老友相会，在铜官并没有太多的逗留，次日便至新康，又因避风，连宿两晚，留下诗作《北风·新康江口信宿方行》：“春生南国瘴，气待北风苏。向晚霾残日，初宵鼓大炉。挟纆卑湿地，声拔洞庭湖。万里鱼龙伏，三更鸟兽呼……”

此后，诗人经潭州、赴衡州。然世事难料，就在杜甫到达衡州的前几日，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。故友擦肩而过，诗人自是伤感。长途跋涉后的失落也加重了诗人的病情，诗人在衡州停留了数日，至夏，方折返潭州。就在诗人返回潭州不久，韦之晋骤然病故。诗人写下《哭韦大夫之晋》，怀念旧事，痛哭流涕：“老来多涕泪，情在强诗篇。”韦之晋去世，让诗人几个月的奔波都付诸东流。诗人已不知该往何处，索性在潭州住了下来。潭州有幸在那个断层的时代，遇见并守护着一盏孤灯，以至千年后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历史曾是何其相似，公元前295年和公元前177年，这座城市以同样伟大包

散淡如水，岁月清浅如诗。多么希望诗人的生活能长如此诗呀！

然而，杜甫终究是杜甫，草堂的清悠不足以安放他的夙愿，他是生具仁者心怀的诗人，他的心始终惦记着世事沧桑、民生哀乐，关照天地、悲悯众生。有人说，李白不曾老去，杜甫从未年轻。是的，似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快意江湖，“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李白，怎会老去？而杜甫，满眼风尘寥落，直面世事沧桑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他的心里，永远装着苍生黎民；世人心中，他永远就是一佝偻清瘦的老头。

765年，杜甫告别了草堂，离开成都东去，他的心仍是北归，回到东都洛阳是他一生的梦。杜甫先到云安(云阳)，再到夔州(奉节)，后至江陵，计划改道汉水，直抵襄阳，伺机北归，“卧病巴东久，今年强作归”，北归的强烈愿望，诗中皆有强烈表达。然而世事难料，北归仍然无望，杜甫只能选择南下，经洞庭湖而至岳州(岳阳)。

容的胸怀，拥抱了两个孤独的巨人，屈原和贾谊！

在潭州的日子，杜甫得遇苏涣资助，方才聊以度日。他游览了长沙的岳麓山等名山大川，留下了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等诗篇：“玉泉之南麓山殊，道林林壑争盘纡。寺门高开洞庭野，殿脚插入赤沙湖。”“桃源人家易制度，橘洲田土仍膏腴。潭府邑中甚淳古，太守庭内不喧呼。”这期间，诗人也慕名来到靖港。靖港在铜官对岸，铜官陶瓷产业的兴盛，带来了靖港的热闹繁华。盐商货号、茶楼酒肆，遍街头巷尾；商贾客船、竹筏木排，鱼贯湘水芦江。以诗人对铜官的良好印象，在潭州期间，诗人是没理由不来靖港的。况且，初唐时，名将李靖因平定江南在此驻军。李靖治军严谨、秋毫无犯，深得百姓爱戴。当地百姓感谢其德，将芦江改名靖港。李靖与杜甫同朝，相距不过一百多年。杜甫在潭州期间，正是世乱思良将的时代，且杜甫与老百姓情意相通，靖港一定是他在潭州心之所念之地。而特别令他激动，也让后人激动不已的是，在靖港他还遇见了故友李龟年，并留下千古名作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。

我无法准确推断杜甫来靖港的时间，是在芦花飘落的季节？还是百花飘落的时节，但我深信，他来过，或许，心中更希望他是在芦花漫天飞舞时而来。芦花飘落在夏末，正是杜甫从衡阳返回潭州的日子。他本为芦花而来，却在芦花飘零中遇见昔日好友李龟年。若是阳春三月，世人只见花开，怎见花落？没有漫天飞舞的芦花，怎有“落花时节”的感慨？

肆

我曾试着寻找杜甫诗中有花的句子：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”“江上被花恼不彻，无处告诉只颠狂。”“紫萼扶千蕊，黄须照万花。”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。”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”“稠花乱蕊畏江滨，行步欹危实怕春。”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可见，杜甫是个爱花的人。杜甫眼中的花，绝大多数都是开放的。唯有芦花，生来就与风为伍，只要有风，芦花便毫不犹豫地投入风的怀抱，哪怕自己刚从花胚中脱胎绽放，刚刚睁开那双含苞待放的眼睛，它也毫不留恋，与风共舞。因此，呈现在世人眼前的芦花，绝不是绽放枝头、迎风摇曳的，而一定是肆意飞扬、飘飘而落的。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，如此不加思索、磅礴而出的诗句，必然是满眼落花、漫天飞舞，心中的情感方可奔涌而出，绝非是看到盛开的鲜花零落的几片花瓣而滋生的情绪。

除了芦花，什么花还有如此的场景和意境呢？或许，能与芦花性情相通者，唯有柳絮。东晋才女谢道韞曾以柳絮比喻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成就了才女的一桩千古佳话。《晋书·王凝之妻谢氏传》及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篇载：“谢道韞雪日内集，与儿女讲论文义。俄而雪骤，公欣然

李龟年是唐宫廷的首席乐师，兄弟三人李龟年、李彭年、李鹤年都是音乐天才，能歌善舞、演艺精湛，曾作《渭川曲》，很得唐玄宗喜爱。朝中王公大臣们更是争相邀请，赏赐也特别丰厚。兄弟三人在东都洛阳建有豪宅，奢华程度与王公府邸相差不多。可见，李龟年兄弟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现在的当红歌星！

与李龟年不同，杜甫本就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官宦世家，特别是其外祖母，是唐太宗的曾孙女。杜甫出生在712年，这一年，唐玄宗即位，一段盛世即将开始。杜甫幼年时，因母亲去世，寄居洛阳姑姑家。姑姑待他特别好，视如己出。杜甫六七岁时就能作诗，十四五岁时就经常参加一些文人雅集，“往昔十四五，出游翰墨场”。因才气过人，备受赞美。正因如此，杜甫才有机会走进岐王李范和玄宗宠臣崔九府中，与李龟年几度相逢。同是主家的座上宾，自然有许多交集和亲近。

岐王李范，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，史载李范“好学工书，雅爱文章之士，士无贵贱，皆尽礼接待”。崔九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，名叫崔涤，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九，故称崔九。崔涤曾任殿中监、秘书监等职，深得唐玄宗信任，经常出入皇宫。杜甫能经常出入岐王和崔九的宅第堂前，足见杜甫的少年盛名。如果没有“安史之乱”，杜甫的人生或将改写。而“安史之乱”，一切皆归于零，盛唐也跌落谷底，过去已成为不可企及的梦境。杜甫因避乱不断南迁，李龟年也流落湖湘，靠唱曲为生。“每逢良辰美景，为人歌数阙，座中闻之，莫不掩泣罢酒。”此番重逢，仿如隔世，忆往昔，自然感慨万千。

那是一个芦花飘零的季节，漫天飞舞的芦花让靖港顿生几分怜悯和忧郁。那一天，杜甫游历铜官草市归来，正打算赴靖港的芦花之约。诗人拄杖匆匆，气喘吁吁地在江边窗口伫息。忽见一老者青衣鹤发，低吟咏唱，拄杖缓行。歌声婉转悠长、低沉回昧、似悲似喜、甘愁相伴。诗人无法想象眼前老者是谁，但歌声似曾相识。难道是李龟年？记忆和灵感让诗人一阵激动，来不及拿起身边的拐杖就几个踉跄到老者跟前：“龟年！”“子美！”迟疑片刻，两位老人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号。别后数年，世事沧桑，战后余生，今邂逅于江南，仿如隔世，两人老泪纵横。诗人找了两块大点的瓷片，相互搀扶在窗口坐下，促膝长谈，直至日头西斜，李龟年才猛然想起自己要赴靖港，应一大家户所请，席间咏唱，讨点生活。两人搀拥而行，同上诗人的小舟，过湘江，至靖港。那夜，席罢歌停后，杜甫与李龟年再次拄杖靖港江堤。任江风拂面，似有还无；眺窑火点点，若隐若现；恰如此刻的心情，忽悲忽喜。诗人抚今思昔，想开元之盛世，看今日之凋零，崔九的潭州偏安一隅，尚留几分生机，但自己游历了大半个中国，处处世事凋零，民不聊生，虽有心北归，但何时才是归期？诗人惆怅之至，满腹情感喷涌而出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

春天的阳光格外明媚，她既无夏日阳光的犀利，也无冬日阳光的慵懒，温暖而通透，柔和而疏朗，如芦花一样空灵地洒落。任思绪在阳光里飞翔，循着历史的年轮，穿越时空，我依旧在湘江边，在靖港的街巷里，等待着芦花的漫天飞舞，等待着一个故人的重逢……

苦中回甘的滋味在唇齿间弥漫舒展，夏日的明媚鲜活都在其中了。

去见一棵古茶树。站在树下，看到枝干如同筋骨苍劲有力，阳光静静落在枝头，新叶从老叶之间冒出，青绿的光影随风而动，便觉得生命是时光里持久生长的力量。古茶树静默不语，却将所有故事都告诉了我们。“附近有一条古道，还保留着一些久远的痕迹。现在，改修成了登山步道，我们一起去走走吧！”恍惚间，悠悠驼铃声似乎回荡在山间，携带着一抹茶香的醇美走了很远，很远……



做一个幸福的茶农

李文丽

里精心布局的草木少了狂野之气，精致却没有生命的张力。这漫山的茶园，虽为茶农代代种植养育，却得日月精华沐浴，得雨水云雾滋养，弥散着自然奔放的气息。在茶园里游走，暗香浮动，旷野的绿漫过心间，身体与心灵都轻盈起来，一到这里，会觉得呼吸都是甜甜的。茶园的中间，立着标语“做一个幸福的茶农”，山上茶园青碧，山下村落安谧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生活，就是幸福吧？对我而言，来到这里，觉得浮生半日闲，做这“万亩”茶园的半日主人，见自然，见天地，见自我，有幸且有福。

从茶园远望，四周的层层山峦由青墨淡去成留白的剪影，烟雾绕在山间，朦胧

动。采茶的心情欢快明亮，看着片片芽叶也愈发觉得青葱鲜绿，娇俏可爱；又或许是茶的清香，渲染出悠然自得的好心情。

采茶完毕，体验流传了千百年的“甑蒸茶”制作技艺。这种古老的制茶技艺于《茶经》中有记载：“采之、蒸之、捣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、茶之干矣。”茶叶清理以后，摊水汽，再上甑蒸，灶堂里火苗舞动，蒸气缓缓升起，袅袅清香弥漫在空气中，愈来愈香。过了一会，揭开甑盖将茶叶在竹筛筐中摊薄匀冷，大概十几分钟后，开始初炒，前几分钟大火翻炒，然后再用小火炒，手不停地颠茶。出锅后又将茶叶摊在竹筛中，双手用力揉捻挤出汁水，装入竹筛放进锅中烘干，如此反复揉捻再烘烤三次，叶芽蜷缩成细条状，色泽翠绿，冷却后制成甑茶。泡上一杯甑茶的绿茶，片片茶叶在开水中轻轻舒展，饱满润泽的绿茶回归采摘时的模样，茶香升腾萦绕，

心平气和，连采了几颗芽尖，一起放入竹篓。平时在城市生活，难得有这样亲近自然的时候，身心都舒展开来，舒畅的情绪在自然